

锦里诗苑

茶杯等来了远方的朋友(组诗)

孙其安(四川)

茶杯等来了远方的朋友

小甜点 梧桐树
湿润的嘴唇
——“陌生化”的小精灵
醉里挑灯看剑

茶杯里的茶就成了朋友们的远方

对话沿四十五度的斜坡
蜿蜒而上
止于一棵梧桐的高度
或者止于一杯茶水的高度

西瓜在我们中间
一小牙一小牙
它们不分开的时候有地球一样的圆

我想说老吴
在你和梧桐之间在你和茶杯之间
在你和西瓜之间
有一阵来自江油的清风
有一阵来自攀枝花的清风

而这些分行的风
这些突然降低了高度的对话
都来自你的笔下——
那个打水漂的小男孩突然两鬓就斑白了
那块奔跑的小石头
被一圈一圈的涟漪推着
就再也停不下来

茶水的价格

也成了我们聊天的理由

你说

十块钱的杯子里

能装下三角梅梧桐树和清波堰满面的清风

那些在枝头不上不亮几嗓子的麻雀
点点头或摇摇头之后
风 真的就过来了
而我们的谈话才刚刚开始

在树下
我们不谈竹林七贤
不谈苔痕上阶
我们随口说出的那些闲话
被风一吹
也都零落成泥成街面上不断后退的树影了

老吴
我们聊啊聊了半天仿佛又回到原点
在一杯盖碗茶的叙事里
技巧是无价的
我们的心情也是无价的

从地铁到地铁

你带着一道优美的弧线从屏浦来

而凡羊就在附近
他是从地铁突然冒出来的
他正在接听电话的那只手非常有天赋
能写出羚羊挂角一类的句子

在一杯茶或一首诗之间

凡羊和我
都喜欢谈到梧桐树和它长长的影子
而你就是那个种树的人

所以小精灵晓蕾

也来了
她的车里装满了关于青川和攀枝花的随笔
叫一声宋大哥
她还是那个黄田坝的小丫头

其实我们之间
有一条轻轨
尽管我们都不曾坐过
但它能让我们的距离越来越短
就像当年的《雏菊》

总有一天那些被巨大的黑暗
所覆盖的河流会随着它的光芒站起来
和狮子山一起奔跑
那时 你或许只是路边的一棵树
年轻得只剩下蓬勃的绿色

天气变暖
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唯有减少排放才能拯救我们自己
所以 你选择了《零度》
选择了赠人玫瑰的《花园》

老吴是一个有心人
他在我家楼下请你喝茶
随身带来 67 度的酒
那是他从诗歌里抽出来的几根肋骨
他说 老陈配!

我说今天这 67 度的酒
属于《花园》
属于《零度》封面上那一朵温暖的小花
连那些在梧桐树上围观的朋友
都叽叽喳喳地
深以为然

七月十八日 周六
诗人张卫东从东二环来到西三环
翻译家陈子弘从武侯区来到青羊区
胡马忙到下午
他直接从婚宴就来到了清波堰

一杯素茶几声鸟鸣
就让我们的谈话一点一点有了
小叶榕梧桐树的味道
也有了成都市井风情里的丝丝凉意

有人说
卫东的诗名被遮蔽了
子弘兄也早该大红大紫
其实被埋没
才是每一首好诗必然要经历的命运
就像胡马的人格魅力
只有很少的人才会从他高贵的语言里
细细品味一样

七月十八日 周六
只记录一杯素茶的友谊 不敢言诗

茶座临窗
我们相隔一张桌子
柔嫩的春光在茂密的树丛里停下了下来
我们开始喝茶
鸟声清脆
但谁也未曾顾及这声音的源头

窗 和杯子
仿佛我们身后的两面墙
就横在前面

这里是西村
所有的故事都从结尾开始的
而横在我们面前的
窗 和杯子
其实也是每一座孤岛上的两件道具

海水是无声的
就像照片让时间之灰淹没古老的城堡一样
我们不断往杯里续水
再一口一口把它吃掉

直到窗外涌进来的春光把我们也淹没

流失的
除了时间
还有窗外那些次第盛开的花朵

夜色中
我们各自回到从前
就像我们曾经拥有的东西再一次
与我们擦肩而过

太古里远比春熙路的雨
更有助于清洁我们陈腐的审美

来自四面八方的风
从街头吹到巷尾无一丝不是封面上的涟漪

而大慈寺出来的游人
“他们都长着一张川大本科生的脸”

你用手指了指那棵落光了叶子的银杏
灯就亮了起来

夏天 始于
楼下的几把扇子
始于盖碗茶扶摇直上的几缕春色

当河边的竹林消失后
盖碗茶就变成了玻璃杯
而一如既往的
是老板娘那张白暂的笑容
与两只乌黑的眼睛

打瞌睡的茶客依旧
打牌的茶客依旧
清波堰的流水席也依旧
但茶水
却从五元涨到了十元

石展(四首)

其然(四川)

取出一块石头,他说
在这里可以还原一条江河的历史
纹理和暗影,顺着河滩
上溯,脚步走出文字的界碑
下行,是马蹄,烽烟
和改道的故国,从方至圆
乌木架上,石头
只是一个词牌,可以
装下你所有的想象

洮砚

一方山水,从案头上跃起
潜入了喇嘛崖的苦子房
如丝的秀发
呼吸着泱水翠微的心跳

念着梵音的耳朵
悄悄地在揣摩着汉字的笔画
哪一处起笔,哪处一落墨
腾挪变化,几千年的风雷

历代拔剑的砺石
收蓄寒暑的消息
水声打磨出的记忆
如一位女子站在断崖
轻叩,砚田古旧的门环

三星堆,一座与石头相关的城池

三星堆,完全是用几何或者线条抒情
厚薄薄薄的青铜
被祭司诵成了线条、色彩和变幻的云
每一个表情都可以以几何的深度
诠释

灯光暗下来了,暗到了一个历史的梯度
将想象放回鸭儿河畔神秘的城墙上
所有的面具都在复活,鸭儿河畔乌云翻滚
敏感的神经元

密布一场盛大的祭祀里

天空神秘,大地神秘
以几何的象形图案龟裂的神秘符号
舞动着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灵魂
涵盖人的生死,永恒,无限与无奈
祭祀叩下,静默的姿态窥视风云的集聚

这是一只鸟所不能表达的奥秘
我要重回现实,查阅
岁月的残片,
是如何让文字如草萋般集体失忆

(二)

肃穆的脚步埋伏在巫师的咒语上
一座山在逐渐变轻
千里眼,顺风耳,行走在青铜的边沿
将时空之外的想象,生动成
一枚跃于思想之上的立体透视

蛇,或许是一种灵动
巫师诡谲的缴缚,却无法带走黑暗
那些停滞的时间,还在不断地被篡改

太阳在金属中反光,与时间重逢成一个
悬念
收集的火焰,将一座城郭或者一个王朝
的喧嚣遗失
虚空了的典籍,一层层堆码成哲学

巨大的钢铁树快速地翻动祈祷
夜空的星星是用另一种语言,涂在文字
以外
阅读,已经奄然无声的青铜时代
而此时,博物馆外阳光正艳

(三)

上印天象,背影在背影之后
陆离的阳光是最早的泄密者
从一碗水的咒语中,我们
与先民一道回归,伏在大地的背上

让文字隐性埋名,鹅卵石
就是一堆历史,湿漉漉的钟声
还有几滴
是与历史有着同样高度的水珠

聚与散,在历史的拆分之间
像鸭子河边年年荣枯的水草

空山坐(组诗)

鲁川(四川)

秋风辞

斑斓的秋天和金黄的老虎
有不言而喻的隐喻 树杆在穿行
一枚叶子砸下
一个人如一只蚂蚁 消失在火堤

秋风吹 秋风吹的速度
与一座山岗 一片禾浪
一朵洪波涌起的平静内心
等量齐观

如果吹得再猛烈些
那么 便可揭开疤痕
窥视色锈的铜 腐烂的果

一年一度
一场秋风总是被另一场秋风驱赶

倾听

秋撒空了一切
腾出大片大片的芦苇 荒野开垦地
以供鸳鸯筑巢 平时的视线
已经没有田园劳作 坡坎坎遮掩

一览无余 这与此时的心境多么吻合
仿佛洁净的湖面 容不得半点杂质
风在吹拂 风的速度保持着平稳
内敛不含一丝骄矜 小草匍匐

一个人坐立山岗
一个人的倾听 逼近一个人的心跳
万物俱籁 万物皆众神
——幻生幻灭

还有什么能掩饰 假如时光可以倒退
此时此刻的倾听:羞合 闭炼 蒸腾
驶入内心 明月修枝的暗河

暴雨抽打河流的身子

河流总是在暴雨的间隙喘息
让痉挛吞吐出沙钉 草木 鱼鳞
天光收敛的泛白肺泡

村庄陷落 鸟檐孤悬 青丝飘浮
生命几近草芥 仿佛下一刻的危险
尚未发生

河流的关注 一刻也没有停歇
暴雨抽打河流的身子 河流扭曲着暴雨
挣向母系的大江大河

一场雪 就是一场粉畜的幻灭

填在灶膛里的雪与燃烧在血管里的雪
没有什么两样 仿佛这个冬天
一幕电视剧重复拉开
以雪为始 以雪为终

埋在雪里的人 堪称雪人
亦可担当雪的使者
在雪中搓揉 跳跃 洗浴
聆听雪的梵音 心跳 煮蛙的密码

其纯洁 并不是雪的初衷和预谋
在雪中交换命运与雪称兄道弟
夜晚已经降临 空气中弥漫着铅灰的气息

一场雪在崖崩上伫立
一只鸟在冰河上假寐 咽血
掩盖着羽毛以及隐隐约约的……

一场雪就是一场粉畜的幻灭

拜水都江堰(三首)

王富祥(四川)

水稻的生长充满禅意

石羊镇七里诗乡
一粒谷子在前辈的旧址上生逢其时
贴上夏至的标笺,夏灌的水温十八九度
三天后谷粒睁开肿胀的单眼皮
秧苗从此应运而生。
阳光是有温度的启蒙老师
谷粒经历十九天的哺乳期
褥疾歌就像喜庆的唢呐声响。
青春期被乔迁到
石羊镇七里诗乡另一块更大的稻田
稻田里圈养着大片有质感的光
有紫外线加持,波光粼粼
鳊鱼和蝌蚪频繁出没
岁月不断成长,抽穗,灌浆
间或还有些蛙鸣惊醒泥土里的灵魂
稻谷的头颅仰望云天
而身心不卑不亢,俯贴着大地

都江堰杨柳河街

此时这棵树的生理期正在抽穗,荡漾
腰姿妩媚
在都江堰的杨柳河街荡过秋千
轻柔的肢体与薄雾纠缠在一起
虽然时间曾经脱发
但遇上这个季节的温度,
再喝上一口春雨的汤汁
光阴瞬间会复活,会冒出新芽
从古代走向现代,忘掉往年的霜雪
重新回到童年
重新回到都江堰重生的霞光里
让黑暗的影子闪开
让路过的人都饱含嫩绿的信仰,和惊喜
让明亮的光芒,擦净过去的身世

让每一个新鲜的芽蕾
告别过去,舞动在当下

都江堰的水

秧苗的养身术必须和水扯上关系
都江堰的水,是老字号大品牌
从不同的毛细血管,进入
谷物的内部。水润天府,泽被生灵

青蛙乔装成王子
在莲叶下抒情,夸夸其谈。青蛙
是水直系宠物,密布在青城山一带
高颜值的外表总能吸引大量的蝉鸣鸣影

有都江堰的水就知足了,可以喂养
炊烟袅袅。落日的二维码
藏在一片秧田里,每天扫一次
川西平原,谷穗也一天比一天饱满

迁移史(外三首)

王景云(重庆)

每一年
都为我叫响童真
推门而入。回望:
布满绿色植被
山那边有我那时不知道的山
山脚下,一背篓,一背篓
装下春天
却装不下蝴蝶

这样真好!年轻姑娘的笑声
就长翅膀了。而你喜欢
每年都搬家,不过是
从怀念搬到水边

终于,我们一起老不动了

放入文件夹

卑微,是遗落的故乡。草帽
戴着破旧

伍分钱一小杯,五香瓜子
每一颗,都是母亲检验的螺钉
收在容器盘的孔眼里

红樱桃,莹亮汁液,应该用来
涂抹地皴裂的手背
那时只有一种买不起的护肤品:
百雀羚

后悔吧,孔眼的位置
会开出洁白的小不点,刚好让我把草帽
五香瓜子,螺钉,容器孔,红樱桃,百雀羚
一个个打包封存,文件夹名为:
昨天之昨

茉莉呈曲线状

人间新鲜。第一声花语的懵懂
就把我抛入你,月半弯

从起点爬升,荡起秋千的绳索
荡来荡去,如大海的潮汐

试图把你身形如柔美的曲线
重塑成期许的水平面
最终还是逃不脱二次函数的宿命

太阳
落下。茉莉变得立体

雨水继续

黄昏已近,我的茉莉锈迹斑斑
八月的夏日
太阳滴下
未锈蚀的部分,依然竭尽全力灿烂

雨水变本加厉,冲刷你的脆弱
还好,还好,叶子依然翠绿
根植土壤太久

叶片上,水珠滴落颗颗痛
我不离开,只愿意陪你:日渐孺弱

问花解语

寻找花朵背后的趣味故事(十七)

有关梅的两个成语故事

王小小(四川)

故事。

宋璟,字广平,河北邢台市南和县
阎里乡宋台人。其祖于北魏、北齐皆为
名宦。璟少年博学多才,擅长文学。弱冠
中进士,官历上党尉、凤阁舍人、御史中
丞、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
职。唐开元十七年(729年)拜尚书右丞
相。授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广平郡开国
公,经武、中宗、睿宗、肃帝、玄宗五帝,
在任 52 年。一生为振兴大唐励精图治,
与姚崇同心协力,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
的唐朝,改变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唐帝国,史称
“开元盛世”。

宋璟为人“端姿劲质,刚志毅
状”,人们认为他有一副“铁石心肠”,
但是他的《梅花赋》却写得“清新富
艳”,如南朝徐(陵)夔(信)体。宋璟此
赋,用了诸如傅粉何郎、偷香韩寿、九
疑英皇、姑射神女、坠楼绿珠、妩媚文
君、轻盈飞燕等一系列美男子、美女
子来形容、夸饰梅花的姿容,恰如人
们对牡丹、芍药的描写一样。

宋璟为相,正直有大节,但却写出
了风流妩媚的《梅花赋》。唐·皮日休《桃
花赋·序》说宋璟:“贞姿劲质,刚志毅
状,疑其铁肠石心,不解吐婉媚辞。”赵
鼎《蝶恋花》说:“漫道广平(宋璟封广平
郡公)心似铁,词赋风流,不尽愁千结。”
事实上,“铁石心肠”,正是宋璟气节的
表现。

铁石心肠

铁石心肠,形容人不动感情。亦作
“铁肠石心”,出自唐朝著名宰相宋璟的

商海弄潮

“民以食为天”,看似寻常的一日
三餐,却蕴含着人世间的万般滋味。而
烟火氤氲处,人生的喜怒哀乐,生活的
酸甜苦辣,生命的悲欢离合,都被一个
“食”字诠释得淋漓尽致。

记忆里的郫都区,更是与一道道
美妙的滋味分不开的。
那还是生活在千里之外的高寒藏
地之时,每年一到春节,在藏区工作了一
年的人们便候鸟般蜂拥着赶回内地
休假。

那时的郫都区还未划县为区,我
们叫这里为郫县。

或许因为郫县正好矗立在高山峡
谷出口处的前方,在藏地奔波了一生
的退休老人,大多喜欢居住在此养老,
这里既有都市繁华的余韵,又能时常
与到都市出差公干的子女相见,所以,
甘孜、阿坝、凉山三州的各级单位,
在这里修建了许多干休所,这里也就成
为了那些候鸟们来去的驻足地。

在这种养老模式的影响下,上世
纪九十年代末,母亲在郫县犀浦镇的
若尔盖干休所购买了一套几十平方米的
小屋颐养天年。自此以后,郫县的犀
浦镇,也就成了我家散落在雪域藏区
五姊妹心心念念的归宿。

有母亲的地方就有家。那些年,
在各种物质高度匮乏的边远藏区,母亲
带给我们的,除了精神上的抚慰,更多
的是衣食上的关怀。那时,每有姐弟
回到犀浦镇,母亲就会费尽心思为儿
女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或者买回一
道本地的特色美食以偿夙愿。

那道名叫王大笨的冒鸭子就是
在这个时候邂逅的。
当我面对一盆浸泡在浓稠酱汁
的鸭肉垂涎流涎时,早已忍不住美味
诱惑的我,直接丢弃双箸改用五指
上阵,转瞬间便风卷残云般将盆里的

舌尖上的滋味

文君(四川)

食物清扫一空。记得那个时候,当我将
配菜里的最后一根豆芽丢进嘴里时,
还不忘将手指放进嘴里使劲吮吸一
番,那可是刻入骨子里的一段绝版记
忆。

这之后,回到藏地工作,一说起内
地,说起郫县,便是道不尽的美味。有
人说郫县的豆瓣,犀浦的酱油,云桥的
萝卜干,而我津津乐道的总是离不开
这款冒鸭子。

那些年,母亲隔三差五总会站在
干休所门前的马路边,等待去住若尔
盖的客车路过,找熟人带回一两只冒
鸭子,为此,母亲还专门买了一个食盒
便于装卤汁。

由于母亲时常给我们带冒鸭子,
这道美味也就成了我们家平时待客的
传统节目。

有一年,丈夫就读电学校时的
老师到若尔盖游玩,正好遇见母亲带
来的冒鸭子,这位老师吃后简直赞不
绝口,说是走南闯北那么多年,吃过无
数的鸭肉,没想到在藏地竟然能够吃
到如此的美味。为此,这位老师写了一
篇相关的文字发在《四川通讯报》,未
了,不忘写上,郫县犀浦镇,便是这道
美味的所在地。

不过,这位老师有所不知的是,郫
都不止有美味的食物,还有极其厚重
的人文历史,从蜀王杜宇、鳖灵建都
邑,到古蜀国数千年的沉浮,郫都这片
土地留下过多少浩瀚的文化艺术,珍
贵的名胜古迹,独特的传统美食,而这
道普通的冒鸭子,不过是万千美食中
一朵不起眼的浪花而已。

锦里副刊

刊头题字:龙良贤 主编:冉杰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27 期